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第二十九回 消寒小集詩和梅花 諧老僕居園遊柳巷

話說并州城內柳巷，有個寄園，因山而構。第一層門內有個花神廟，廟傍空地。園丁開設茶社，榜曰「一味涼」。第二層門內便是寄園，係一江姓鄉宦住宅，緣南邊任內虧空，趕信回家，叫將此國典賣，由并州大營完繳。這且按下。再說采秋那篇賦，不曉何人抄了出去，就有好事的人，將荷生閱本刻印起來。一時傳播，官場中無人不讚好。

明經略先前，祇曉得荷生有個意中人，名喚采秋，卻不知道采秋有此手筆。當下將賦看過，頓時來訪，荷生也無可隱諱，就一說了。經略索觀原本，荷生喚青萍飛馬往取。經略看那小楷，拍案叫絕，便想替荷生圖此一段好因緣。

適值荷生案上擱著江鄉宦家丁紅稟，說「屋價庫平七千兩，通年無人肯買，求准離屋，繳契歸官」等語，荷生粘籤批駁。經略瞧著，將荷生的籤揭起，提筆批道：「著即投契，限十日離屋。」因笑向荷生道：「我買此宅，贈給先生做個金屋，好麼？」荷生道是戲言，微微陪笑。

經略喚跟人傳進門上，將此稟付給，說道：「你著江家繳契，即交韓師爺收管吧。」門上答應。經略和荷生一說走了，荷生無可措詞，送出平臺，經略又回頭笑道：「先生儘管趕年辦妥。」荷生祇得唯唯。看官，你道采秋得了這個知遇，奇不奇呢？

這日下午，荷生來了偷園。采秋正買了一匹烏騾，向梅花樹下空地馳試。見荷生來了，便下了馬，將轡勒付給紅豆，就問道：「你一早叫人取賦，我還沒起來，到底是為甚事？」荷生將經略盛意告知，就笑道：「千金市駿，你的聲價竟高起數倍。」采秋歡喜，轉笑道：「古人說一字值千金，我卻值不上七兩。」荷生也笑道：「如今不能不讓你說句闊話，可憐我和癡珠，整天寫了幾多字出來，卻一錢摸不著！」

采秋道：「你說起癡珠，我正要問你，這幾天見著他沒有？」荷生道：「他昨天纔到營里。李家如今又和他好了，虧得秋痕這番苦肉計。」采秋道：「秋痕真也不負癡珠。」荷生道：「你還不曉得，癡珠幾乎負了秋痕。」采秋道：「怎的？」荷生遂把癡珠述的前一回事和采秋說。

采秋道：「可見你們男人的心是狠的，一翻了臉，就把前情一筆勾消。我想起繡那錦囊時候，心還會痛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眼眶就紅起來。荷生笑道：「舊事不要重提。今日臘八，天氣陰寒，我又有空，何不將癡珠、秋痕招來一敘呢？」采秋道：「怕癡珠沒到秋心院，找他就費事了。」荷生道：「這樣天氣，他好人，不和秋痕送暖偷寒？」說著，就將紅豆轡勒接過，騎著烏騾，也在空地上試了一回，便跑出園來。

到了李家，下馬進去，悄無人聲。步入秋心院南屋，聽得秋痕低聲唱道：「花朝擁，月夜俱，嘗盡溫柔滋味。」以後聲便低了，就聽不清楚。正要叫喚，又聽一句是「兩人合一副腸和胃」，便悄悄的從落地罩的小縫瞧將進去，見癡珠倚在炕上，秋痕坐在一邊笑吟吟的唱。因掀開棉簾，說道：「好樂呀！」兩人驚起，見是荷生，癡珠趕著讓坐，說道：「你今天卻有空，跑到這裏來？」

荷生坐下，向秋痕道：「我特的把公事放下，來聽昆曲，你唱下去，也不負我今天走這一遭。」秋痕紅著臉道：「整月不來，來了又鬼鬼祟祟的，做個沿壁蟲。」荷生笑道：「難道昆曲，癡珠聽得，別人就聽不得麼？」就向癡珠道：「我聽說你著部《捫虱錄》，又著部《談虎錄》，到底真是說虱說虎不成？」癡珠笑道：「前個月悶得很，借此消遣，這會又丟了。」

荷生從北窗玻璃裏望著窗外梅花，笑道：「這卻好，虱也不捫了，虎也不談了，就伴這一樹梅花過了一冬吧！我偷了這半天空，你帶著秋痕到偷園，吃碗臘八粥，也是消寒小集，好不好呢？」癡珠道：「我和你先走，讓秋痕坐車隨後來吧。」

於是四人在春鏡樓，圍爐喝起酒來。談笑方酣，營中送來京信一大封。荷生拆開，一一檢看，都是循例賀年的簡札。隨拆隨看，隨看隨擲。末後一封，係鄭仲池侍讀的信，寄來八首《梅花》詩，是用張檢討的韻。荷生歡喜，招呼癡珠同看一遍。癡珠道：「此君的詩，也算得都中一個好手，祇弱得很。」荷生道：「我們何不就次韻和他一和？」秋痕道：「一人次韻八首七律，豈不是件煩難的事。」荷生笑道：「怕煩難就不算荷生、癡珠了。」采秋道：「你兩人各和八首，我和秋痕妹妹替你分寫吧。」

於是荷生同癡珠，隨喝隨作。采秋同秋痕，隨喝隨寫。荷生的詩是：

本來仙骨抱煙霞，為詠羅浮興倍賒。
破臘忽驚風信早，沖寒恰趁月輪斜。
迢遙香海田春氣，寂寞空山閱歲華。
驛騎不來鄉訊少，含情莫問故園花。

一枝纔放暗香生，對汝雙瞳剪水清。
偶有月來堪入畫，絕無人處亦多情。
廣平作賦猶嫌艷，和靖能詩尚近名。
試看茫茫銀海裏，啣啣翠羽學春聲。

灞橋風雪步遲遲，別有詩心世未知。
紙帳銅瓶時入夢，參橫月落最相思。
繽紛庾嶺花千本，惆悵江城笛一枝。
信是幾生修得到，冷吟閑醉也應宜。

蹇驢曾訪舊江村，野店山橋載酒樽。
絕似神仙來玉宇，從無消息到朱門。
盤根久煉詩為骨，寫影終嫌筆有痕。
莫向東風羨桃李，冰霜一樣是天恩。

孤山從古絕塵緣，瑤島瓊樓盡似年。
照水祇應看瘦影，凌波還欲擬飛仙。
偶描粉黛終疑俗，學染胭脂亦可憐。
林下美人窗外月，幾人佳句借君傳。

大江南北記遊蹤，秦樹燕山路幾重。
茅舍多情容獨醉，瑤臺有約又相逢。
頻年飄泊愁戎馬，三徑荒涼憶菊松。
回首綺窗春信好，頓令歸興一時濃。

花事匆匆歲又殘，一年容易指輕彈。
紅蓮依幕漸才薄，白雪連篇屬和難。
官閣光陰容嘯傲，玉堂風味本高寒。
長安二月春如錦，不許東皇一例看。

銀雲滿徑玉交枝，大地陽和豈有私？
傲骨祇應留鶴守，清名幾欲畏人知。
隴頭流水風前曲，雪後園林畫裏詩。
記取調羹消息好，百花頭上正開時。癡珠的詩是：
暮景猶留幾斷霞，巡檐願豈此生賒？
鹿岩贈後風如昨，驢背歸來日未斜。
不分山林終寂寞，非關春色自清華。
枕屏夜夜瑤臺夢，俯看紅塵五萬花。

偶從香雪證前生，四十年前住太清。
地滿瓊瑤皆故步，心如鐵石總多情。
空山有約留知己，傲骨無緣得盛名。
一覺羅浮騎蝶去，啁啾翠羽不成聲。

獨步群芳轉似遲，珊珊仙骨幾人知？
馨香懷袖經年別，風雪漫天耐爾思。
鐵笛西風吹入破，瑤琴明月怨空枝。
并州姑射仙山路，底事栽花總不宜？

訪遍山村又水村，枉攜醪醕酒盈尊。
一天雪意濃於墨，幾樹香魂黯到門。
漏盡書燈微有影，夢回紙帳半無痕。
春花也似秋花恨，冷蕊疏枝盡怨怨。

鴻爪天涯話夙緣，江南消息斷年年。
冬心耐守寒林況，春色先歸綠萼仙。
顛倒有懷難索解，清臞顧影總相憐。
一枝自把靈犀證，栩栩神難筆底傳。

彩波紅雨渺無蹤，疊疊雲山隔幾重。
每遇故人頻問訊，可憐遲暮又相逢。
寒更伴結褵襪鶴，傲雪形同偃蹇松。
絕代孤芳遺世立，開時不見露華濃。

陽春獨自譜冬殘，三弄何人古調彈？
修到今生真不易，描來設色可知難。
花緣有信分遲早，天總無心作暖寒。
明月似波雲似水，詩心清絕此中看。

東風借問故園枝，烏鳥無緣得遂私。
萬里星霜人獨對，十年冰炭意同知。
篆煙脈脈畫垂簾，綺閣沉沉夜賦詩。
亦有家山歸未得，紙窗燈火憶兒時。

做完，兩人互看。癡珠道：「荷生的詩，是此中有人，呼之欲出。」荷生笑道：「你不是這樣？」秋痕、癡珠微笑。

隨後酒闌，采秋印了一盒香篆，慢慢燒著。就和秋痕彈起月琴來，各人將那《梅花》詩拍入工尺。祇按得一首，夜已深了。此時荷生將今早的事，告知癡珠。癡珠笑道：「這卻是意外的遭逢，以後須邀我逛一天寄園吧。」就也散了。

這夜天陰得黑魆魆的。秋痕為著采秋給他水仙花和那塞外的五色石，要個盆供。剛走到北窗下，忽一陣風過，吹得竹葉簌簌有聲。燭光一閃，瞥見梅花樹下有個宮妝女人，臉色青條條的。嚇得毛髮直豎，把盆一丟，粉碎了，沒命的跑入屋裏。癡珠聽得盆碎，正奔出看，秋痕早到跟前，拉著癡珠，半晌說不出話。

癡珠忙問：「怎的？」秋痕定了神，纔說道：「我真見鬼了！」便將所見告訴癡珠。癡珠笑道：「好端端的住屋，那裏有鬼？」正說著，忽聽得窗外長歎一聲，頓覺身上毛竅都開。秋痕道：「你聽！」癡珠強說道：「疑心多生鬼，我卻不聽見甚麼。」

口裏這樣說，心裏也著實駭異，便說道：「無鬼之論，創自阮瞻。其實魂升魄降，是個常理。若『有嘯於梁』，種種靈怪，吾不敢說是必無，卻非常理。祇是世間的人，隨便到一處，就有那酒魔、色鬼、賭錢鬼、鴉片鬼、捉狹鬼肩摩踵接，這豈人之常理？人無常理，鬼更不循常理。陽間之鬼，白晝現形；陰間之鬼，黑夜露影，這鬼就懂得道理。你們不怕白晝現形之鬼，轉怕黑夜露影之鬼，呆不呆呢？」

秋痕道：「好，好！你又借鬼罵人了！」癡珠笑道：「好好中華的天下，被那白鬼、烏鬼鬧翻了。自此士大夫不徵於人，卻徵於鬼。東南各道，賊臨城下。也有做起四十九日醮場的，也有建了四十九日清醮的。這會通天下的人，皆是個冒失鬼，豈獨你家有這鬼頭鬼臉，幾個小謬鬼？」說得秋痕和跛腳通笑了。北窗下轉寂然無聲。癡珠復閑談一會，便收拾去睡。

再說江家契券，即日投繳，眷屬於十六離屋。荷生即於是日，接到紫滄來書，說杜藕齋要增一千金身價，荷生自然答應了。

十七日辦辦公事，便到偷園，和采秋領著紅豆，同到柳巷。

這裏早有索安、翁慎伺候。引著兩人先瞧正屋，就是軒軒草堂。崇墉巍煥，局面堂皇。到了第三進，紅豆見那臨池一座小樓，曲折有趣，說道：「這樓比我們的春鏡樓，更覺幽雅，娘往後就住這一進吧。」采秋道：「這樓怎的沒有橫額？」荷生道：「你住

了，我就寫『春鏡樓』三字，做個匾額掛起來。」兩人就在樓上小憩一會。翁慎端上點心，隨意用些。

然後打小門，上了攀雲樓。祇見第一層是六面樣式，面面開窗，純用整塊玻璃隔作六處。六處之中，又分出明暗來，大小、方圓、扁側共有十二處，額題「并門仙館」。更上第二層，是四面式樣，面面空出迴廊，廊畔俱有紫檀雕花的欄杆。裏邊八間並作一間，純用錦屏隔斷，面面有門。瞧著園中亭臺層疊，花木扶疏，池水縈回，山巒繚繞，已自可觀。再轉扶梯，到了第三層，覺得比前兩層略小了些，卻是堂堂正正一座三間的廳屋，上面橫額篆書「攀雲樓」三字。

地位愈高，眼界愈闊。荷生和采秋攜著手，憑欄一望，并州的山水關塞，就如天然畫圖，都在目前。縱覽一回，就下來，在并門仙館坐下。索安回道：「爺如今從那邊逛去？好叫園丁預備。」采秋道：「順著路，我們騎馬走吧。」荷生道：「我們坐船，到了小蓬瀛再騎馬，不好麼？」索安答應，翁慎便吩咐出來。

不一會，船撐來了。眾人下了船，步入門來，見兩傍擺列四盆花木。中間三層臺階，是個堂，方有一丈，足開兩席。堂後一邊為室，一邊為徑，徑轉為廊，廊升為臺，臺上張幔。采秋笑道：「這船式樣真是奇創。」荷生道：「浙江西湖，船式多得很呢。有名小團瓢的，有名搖碧齋的，有名四壁花的，有名隨喜庵的，這式制喚做煙水浮家。」於是談談講講，一路看園中景緻。有幾處是飛閣凌霄，雕甍瞰地；有幾處是危岩突兀，老樹槎枒。

那船慢慢的蕩，約有半里多路。繞過了一個石磯，出了小港，即是個大寬闊處。望見西北上一帶長廊，荷生指道：「那就是小蓬瀛。」

一會到了，繫好了船。祇見蒼松夾道，古柏成盤。一個樹靠山臨水，略似芙蓉洲水閣，上去坐下。索安遞上茶，兩人喝了，走上岸來。

荷生騎匹小川馬，采秋就騎那匹烏騮，迤東而行。過了好些石磴雲屏，小亭曲榭，到了平路。茅舍竹籬，頗有雞犬桑麻之趣。

那園丁家眷和著兒女，都一簇一簇的，撐著眼瞧。采秋喚他過來，卻不敢近前。荷生吩咐索安：「一個孩子賞一百錢。」索安答應，自去分給了。

這裏荷生、采秋跑了一回馬，紅豆纔到。采秋便先下烏騮，說道：「坐車不如騎馬，無奈這城裏女人通是坐車。」此時荷生也下了馬，說道：「他們嬌嫩嫩的，看見馬就怕起來，那裏會騎？」采秋道：「這也是習慣成自然了。譬如我和你在街上，騎著馬跑，不就是錢牧齋、柳如是的笑話麼？」荷生道：「可不是呢！」

兩人一邊說話，一邊度上石橋，回望著瓜疇芋區，不勝感慨。荷生就說道：「癡珠的詩有『倘得南山田二頃，此生原不問升沉』之句，真先得我心。我往後要延他，將這幾處聯額和你商量，調換一調換。」采秋笑道：「你和他商量就是了，何必拉扯到我呢。」

於是下了石橋，順著兩行竹徑，轉出柳堤，又過了幾處神仙洞。翁慎打著小路，叫開聽雨山館後門，伺候兩人進去。轉過一座半石半土的小山，接著就是幾百株芭蕉，圍著三四間書屋。奈窮冬苦寒，卻不見綠天的好景，兩人就不復坐，望小天台而來。祇見怪石嵯峨，若飛若走，古藤如臂，敗葉成堆。上了山徑，盤旋到了山頂，有三丈多高，遠望攀雲樓，近瞰竹塢梅窩，令人豁目爽心。

看了好一會，早是夕陽西下，朱霞滿天，纔一步步的拾級而下。到一山凹，桂樹林立，有亭翼然，便是金粟亭，靠山踞石。采秋想要到亭子一憩，荷生道：「天不早了，下面東手就是梅窩，我們到那裏坐，也領略些花香。」

遂步下山來，沿著東邊山徑，到了一帶梧桐樹邊，遠遠聞著梅花的香。祇見一道青溪，圍著一個院落，也有幾堆小山，盡是梅樹，尚在盛開。兩人隨便步入一屋坐下，荷生道：「園中佳處，已盡於此。如今仍打軒草堂出去上車吧。」翁慎端上松花糕杏酪，兩人用些，拭了臉，教索安折下幾枝梅，天已黑了，便出來上車。

回到偷園，恰好癡珠正在門口下車。三人便一齊進內，先在船房坐下。

說起逛園，癡珠道：「我最愛是梅窩那幾間屋子。」因歎口氣道：「春鏡無雙，我說的偈準不準呢？」荷生、采秋一笑。癡珠又歎道：「天下不少名園，單寒卓犖的人既不得容膝之安，膏粱貴介又以此為呼盧博進之場。這園落在你兩人手裏，纔是園不負人，人也不負園哩！」荷生道：「往後我就請你住在梅南。」癡珠笑道：「那纔叫做寄園寄所寄。」采秋道：「人生如寄，就是甲第連雲，亭臺數里，也不過是寄此一身。」癡珠道：「這還是常局，盡有富貴逼人，功名誤我，焦螟之寄，亦且為難！」荷生笑道：「卿所咄咄，我亦雲雲，安在彼我易觀，不更相笑？」采秋道：「進去用飯，不要講書語了。」癡珠道：「秋痕等我一塊吃晚飯，我不奉陪。」說著便走。

荷生也不強留，送到月亮門，自與采秋春鏡樓小飲。醉後題一詩云：

珠樓新與築崔嵬，面面文窗向日開。

拂檻露華隨徑曲，繞欄花氣待春回。

眉山艷入青鸞鏡，心字香儲寶鴨灰。

慚愧粉郎絲兩鬢，恐難消受轉低徊。正是：

明月前身，梅花小影。

聽雨攀雲，幻境真境。
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